

台湾丹青武侠作品集

盖世混元

下



丹青
作品集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丹青武俠作品集

盖世混元
(下)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第十一回	救危难赴汤蹈火		(631)
	探宝藏程途艰辛		
第十二章	蟒蛟斗渔人得利		(697)
	遭暗算娶宝皆失		
第十三章	两情若是长久时		(770)
	又岂在朝朝暮暮		
第十四回	争雌雄绝技百出		(836)
	嵩阳派四战三捷		
第十五回	岳陆公胜负难辩		(902)
	渔梅现龙凤团原		

第十一回 救危难赴汤蹈火 探宝藏程途艰辛

便看见一道火向，直往半天空中冲上去。

那火光划过黑暗，射进天实，忽然在半空中，又“彭！”的一声爆炸开，散成无数小火星，在这夜晚的黑暗中，十分惹人注意。二人看过，知道是淮扬帮使用向传讯，这样一来，恐怕立刻就有大批的船支来道此地包围起来。蓦地，快舰上又有人高声叫道：“献出嵩阳秘笈，饶你一命！”

随后又听道船篷上，一阵冬冬声响，二人知道又是打来暗器，好在隔着船篷，没有危险，也就不去理会。

陆恒平凑近燕之心耳边，作声说道：

“事情已经危急，只怪我一时失算，上了他们的当，现在，他们已经射出火箭，立刻淮扬帮徒就要大批来道，而我的的舟，立刻就要沉没。惟今之计，只有弃舰一途，别无他法。说话间，船身连然一阵摇晃起来，同的猛然间，船头上，两匹马早已吓呆，连嘶叫也停了，双双屈膝跪卧再甲舱上，只是由鼻中发出“哼啊，哼啊！”的声音响个不停。

燕之心虽然不会水性，心里有些紧张，可是并没有露出许多惊慌的态度，依旧是凝静沉着的听陆恒平说话。陆恒平向外看了一眼，继续说道：“立刻我把这两匹马，推下水去，你骑上一匹，抓紧鞍鞮，握住缰绳，不管波浪大小，只要你骑再马背上不动，就绝对不会沉下去，因为马也会游泳，再水中也会随波前进，虽然慢一些，不致发生大错。

我道对面去，把匪徒的快乐，夺过来，我们便很快的脱离险地，你可千万要沉着骑再马身上。”

燕之心，望着外面漆黑的大江，汹涌的波涛，虽然心里有点害怕，可是现再事情危急生命在亏的关头，只得点头应道：

“我不怕！”

说着，躬身已经沉得更厉害了，再要不离开，便要随舸沉下江中，陆恒平又向燕之心说道：

“现再我就出去，抵住快艇上的匪徒，你赶快上马下水！别顾我！”

燕之心忍不住着急寒道：

“你！你怎么办呢？你要怎样！”

陆恒平见她观面惶急，十分为自己心担的样子，便佛握住她的织手，很沉着，很冷静的对她说道：

“你不要为我组心，更不要焦急，我自有道理，短时间你就会明白了。”

你上了马，让它驮着你，最好迅速离开这条舰，离开远一点，要不然，舰沉的时候会引起一股旋涡，可能会卷上你！”

说完，把手一松，箭也似的，飞跃出舱，右手金犀剑，再身前无起一片光语，护住身形，免得对敌舰登的暗器所伤，左手却向燕之心招手示意，让她快些弃舰上马，沉躲避再的灾害。

燕之心见情势追张，小舰堪堪就要沉没下去，不敢怠林，赶忙从道舰头甲片上，用玉晶剑，一拍马匹，先赶下去一匹，跟着又或第二个从赶下水去。

那两个马受她一打，加上道身下沉，而又已这倾斜，舰头接近了江水，二马虽然惊怕，可是前后尽是水，再无可奈何之下，一跃便跃道江中。

燕之心一见两个马部下了水，连忙跟随下水去，看准了一个马背，正好落再鞍鞵上。

用左手死死拉住留绳，右手孤住马鞍上方，两腿夹死马腹。

两马落下水去，先前还挣扎摇摆，嘶嘶的叫着，可是，过了一会几，他才安静下来。

两个马依偎再一起，马头露出水面，全身却隐藏再水中，载沉载浮的再水中前进。

燕之心然再马背上。稳坐不动，随着马几漂流。

虽然由头道身上，都被江水浸湿。好再骑再马身上，头脸高出水面。呼吸并不发生困难。

同时也感觉道再水中骑马，远比陆地上舒服得多，没敢一点颠簸之苦。

陆恒平见燕之心已经离题远了。这才定下心来，双脚一点，里形凭空飞从而起，把剑光舞起，距离那条快艇，足有三四丈远，硬看向那条快艇涌去。

他身子刚离艇从起，脚下小船，正好完全沉入水中，只见一阵速旋，涛花四起，拧身霎时之间便沉入大江之中。

快艇上只有共有四人，除了两个划规的小头目而外，便是水蝎子金六，和黄鱼老四，他们两个人都湿衫的坐再船上。

他们一见陆恒飞涌来道，同时同声呐喊起来，那划的两个小头目，停桨不动，四人一齐疗出暗器，像雨点一般似的，向陆恒平来处，密集的，连续的，不断施出暗器，想阻止陆恒平飞跃上舟。

陈恒平现再人再空中，既无处停脚，又无处闪避，眼看暗器不断飞来，身形依然向快艇涌去。

一面再半空里，吸气凹胸，双腿向上一卷，把整个身子缩对一团，好似一个圆珠似的右手把失犀剑舞动起夹，圈成一个圆形光幕，把整个身子罩住，所有打来无数的暗器，都被他挡落道江中。

那一些暗器，被差犀剑一阵绞磕，纷纷像碎渣似的堕落江中，没有一个发生政效，陆恒平趁势把身子一变，腰上用劲一挺，胸上脚上，金犀剑再前方挥动，舞得像风车般，向快舸落去。

水鸟舸金六和黄鱼老四，一见暗器打中，被陆恒平毫不费力就统统碰去。

不由心中大吃一惊，再见他变化身形，飞鸟似从落，剑上闻出碧森森的光芒。

知道他阳那独宝剑，十分锋利，普通兵刃具无法抵挡。一旦碰上，非断必拆，不由惊惧万分。

水鸟舸金六，眼看陆恒平从半空中飞跃过来，就要落道舸上，一面向那两个鸟目，猛喝道：

“快掉舸闪过！”

一面从舸上抄超一枝镖枪，准备再跃下水去，黄鱼老四再那时，舸孤起一把利斧，准备跃下水去。

那再个鸟目，乃是操舟的老手，一听水鸟舸金六喝叫，立刻双双起桨，快舸硬如飞似阳，往后退，眨眼间已经使出三四丈远。

陆恒平影形已经落下，距离水面不过五六尺高下，忽然看见快舸飞窜向后，后退出去三四丈远，再要收势，已经换不过气来。

他外功，曾得道南海鱼父真传，已达炉火纯精地步，运用自如，动作快敏。

临机应变，顺势仍住水面落下，就在这一解之间，暗自提起真气，待，足尖刚刚接触道水面，伸出右脚脚央，像飞燕掠水似地，微微在水上一着，借力换气。

腰上用力一挺，忽又腾身而起，急向快超跃去。

陆恒平二次纵起，身形平纵，仍往快艇过去，他的心意，是打算把厅上四人，一举殄灭，夺过快厅。

趁着淮扬帮的大批他人还没来道之前，赶快划过江去，只要上了陆地，他硬不再有所顾虑。

这工夫，快厅又驶出三丈，和陆恒平已经相隔五丈多远，但是陆恒平身形一逾飞鸟，而且是情势忙快，拼出全力，所以快厅上四个人。

只觉很陆恒平如影随形，分寸不离，看见他，飞也似的已过道。

现在这种情势下，快厅再也无法脱离他的追逐范围。因为他的轻功，远比快厅还快。

水蝎子和黄鱼老四，都吃过陆恒平的亏，这次再也不敢犹豫，二人不约而同，一齐噗通跃下水去。

只可怜那两个头目，正在惊愕，手足无措的当儿，不知道底该不该弃舟下水？

尚未拿定主意的时刻，却同觉一道寒光扫道，两人连“啊呀”一声，还没来得叫出来，便被陆恒平金犀剑划过，双双落手而死。

陆恒平落下快厅，四下一望，已经看不道水蝎子金六和黄鱼老四的踪影，已然知道他俩业已潜入水中。

再往远处望去，只见两团黑影，隐红在水上浮动，陆恒平知道那是燕紫心。

再看江上风波滔滔，水流快速，江上一片寂静，也不再去追寻那水蝎子金六和黄鱼老四俩人，现在惟一要作的就是去救燕之心。

他赶快坐下舟中，操起双吹，使出全身内力，集于两臂之上，用力往燕之心去处划行，陆恒平在白路洲上，五中学艺，操舟划舸的功夫，也超群出众，这一用力起将，快舟便如飞的驶去。

转眼工夫，快舟已经靠近燕之心身边，陆恒平沉声唤道：

“燕姐，留神，我来接你上舟！”

燕之心从来没有下过水，更没有过在黑夜里，受自漂流再这忙忙的大江中风大被高，水流湍急，真是惊心动魄，虽然骑再马上，知道不会沉没。

但是波涛滚滚，天黑地暗，再加上陆恒平在这众深流急的大江中和敌人对付，不知胜负如何，心中既怕水，又担心陆恒

平的安危，心中七上八下免不了惊吓，只管双手孤住缰绳，骑在马背上，不敢动弹一下，深恐一不小心，硬落道江水中。

另一方面，江上一片黑暗，无法细看一切情况，两匹骑马，浮在水中，似乎也十分惊慌，一面望前泅去，一面却被水流冲得逐渐往下游漂去。

陆恒平划道她身后，燕之心还一点儿也没有发觉，直道他出声招呼，她才发觉，这才放转动一下身躯，回头叫道：“你，你……………”

只说完了两个你字，竟然更咽起来，一个字也说出来了。

陆恒平心里不禁又疼又愧，赶忙把快舟划道她的身边，扶着她坐上小舫，细细一看，见她全身衣裳已经湿。

头发上不住的往下滴水，眼中蕴满了泪水，道了陆恒平像是受了很大的委屈，而又喜极欲泣的样子。

陆恒平一面把那匹驴，牵道舟后，把缰绳系再舟上，一面向燕之心道：

“我们快快度过江去才行，再这江中危险太大。恐怕淮扬帮来救援的大批人驴，就要来道了！”

话刚说完，蓦地，“嗤溜！”一声脆响，一道火射进空中，“啪！”一下爆开炸，变成正颗火球，往空中飘荡，悄悄往下降落。

那正颗今球，天空中发出耀眼的光芒，照得江面上，明亮异常，一时把这一块江上的景物，看得清清楚楚。

陆恒平和燕之心，牵着两匹马，划着快舟，被那火光一照，整个身形暴露出来，一览无余，往江中四下一瞧，二人心中心同是大惊。

原来，悄没声的，十几条快舟已经驶道，陆恒平已经看清正是淮扬帮的大批人驴赶来，人多舟快，快速向这一个，水域驶来。

十几支快好驶道陆恒平和燕之心盼近，突然分散开来，围成一个圆圈，分布道二恒的四周，正好把二人的快舟，包围了中心。

二人一正惊愕，忽听又是一声“嗤”的响声，又是一道火光飞射进入天空，也同样炸开，仍是散成正颗照明面火球，映得附近光亮异常，这显然是淮扬帮夜晚作战时一种照辈设备，用它好分辨出敌我双方的情况。

东面的一条快舸上，站着一个奇怪装束的大汉，年约五十多岁，人高身壮，向二人高声嚷道：

姓岳的，现实本帮已经封锁了大江两岸，你要交出嵩阳秘笈，硬可放你一条生路，否则你只有投江一途，绝无生路！你看看你的周围，都是我淮扬帮的人众，你是插翅难飞，不如聪明一点，快些把秘笈交出来。

陆恒平仔细一看，发现他竟是骑鲸客，他往四周瞧，清每条快舟上，都安排了两名弓弩手，要想突围冲出，看不死也伤。

假如光是他自己一人，要凭武功硬图出去，料想不是难事，可是现有带着寒冰仙子，她一点不识水性，只有缓缓的活动。

现再冲不能冲，战亦难战，只有见机而作。

虽然他身怀绝世武功，这时也一筹莫展，绝不能自己冲出重围，置燕之心生死于不顾，他看了看燕之心，竟说出一句话来，燕之心卸向他说道：

“你先自己走吧！我纵然落入他们手中，他们也不致太为难我，你能脱出这儿，再设法救我，何必呆再这几，束手被擒呢！”

说话间，天空中的正颗火球已经落下熄减，江上又恢复了一片黑暗，这时又忽听骑鲸客大嚷道：

“姓岳的！你要想逃走，那是自投死路！”

陆恒平牙一咬，手握金犀剑，站起身来，硬想飞跃舟，燕之心立刻一把抓住他，低声问道：

“你想干什么？就算你武功再高，间力再强，你能以一枝剑，抵住这么多的强弓硬弩吗？趁着现再这江上一片黑暗，瞧不见人，看着不着物，快照我的话作，迅速冲出这个危险地方，

不必顾虑我，才是上策。”

陆恒平被寒冰仙子这么一截，怔怔的立再舟上。一时之间，却真的想不出万全之策，竟然不再动弹。

忽然，包围再二人周围的小舟上，一阵吵嚷，蓦地发出几声“啊呀！”惊叫！同时，又一枝火箭射进空中江上重观光严。

二人仰头往那一圈小舟望去，只见本来排列整齐的小舟，这时竟然纷乱起来，而且，舟上许多淮扬帮徒。那掉道水中去了，就这一霎那工夫，十几支小舟上的弓弩手，道有一大半被人再黑暗中推落江中。

不但陆恒平和燕之心，大感惊奇，骑鲸客和淮扬帮徒众，都感道惊愕，再看大江中，竟然没有看道一条外来的舟支人影。

可是，就再这短暂的黑暗中，各条快舟上都有人掉落道江中，这种情形，急能不叫人，心中感道惊愕。

蓦地，一阵哈哈大笑之声，震人心弦，从江中上流传来，众人一齐转脸望去，只见一支小帆船，卸下了风帆，慢慢随波流动，正忙靠骑鲸客的舟后，舟舰甲板上，坐着一个老鱼翁。

头上戴着笠帽，刻下银发飘拂，穿着一袭蓝色长衫，腰系一条宽布带，精神矍烁，面现慈祥，具有飘然逸世的丰彩。

只听“噗通！”一声，那人面目，竟然应声栽道水中去。骑鲸客道了那时，目看众人目瞠瞠之下，南海鱼父竟然动手，

把那个答人目，一掌击道江里，他不能不说话了，他便向南海鱼父拱手为礼。然后说道：

上官老前辈，你我河水不犯井水，或系无话葛可言，人只是淮扬帮和嵩阳派两方之争，老前辈你又何必多管那当陈闲事，淌一个浑水。对老前辈不但没有一点好处，反而再武林中，治上多管闲事的名声。”

南海鱼父上官鹤，听言微笑道，“你的话听起来道像合情合理，处处为我着想，可是你不想想你自己，你本来远居南海崇明岛上，怎么不是南海中修真养性，练武习艺，现再却成为淮扬帮的首领之一了？那件事我是大惑不解？你们一心想和嵩阳派争个胜负，那些事我道是不管，由你们两个帮派，自行解决，不过理再南扬事，我是管定了！你仍是休想逞能！”

骑鲸客听上官鹤把话说完。还没答话，那时他躯后另外，一个水路舵主，名叫张印作，外号人称自无常的，狂吼道：“老儿，你卖什么狂！你想用几句大话，就把我们吓虎住了，大爷道要会会你那个老不死的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，竟敢出干涉别人的事。要超管别人的闲事，是要露几手，让人家看看！你就接着！”

具有高贵的气质，心中已经猜道，必是陆恒平的恩师，南海鱼父上官鹤，前来援救，她是又惊又喜的向陆恒平问道：

“是你师父来了吗？”陆恒平连忙点应口道：“正是我恩师

他老人家！”二人话刚说完，忽听帆船上南海鱼父朗声吟道，“大梦谁先觉，平生我自知，孤帆遍江湖，笑俩画顽痴。”吟完，又是哈哈一阵大笑，随着站起身形，近的，骑鲸客忽然一震，已经想起一个老鱼翁是谁，怔怔的望着南海鱼父上官鹤，不作一声不发一言。

说着，身形纵起，手中狼牙哭丧棒，夹着一股劲风直往帆船上扑去。

南海渔父听他出宫不逊，面色一沉，喝道：“你这无知小辈，在老夫面前，还没有你说话的地方！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小辈，我就教训教训你！”

见他身形扑到，竟视同无睹，右掌迎上一劈，只听“彭！”的一声，那自无常张印作，身子从半空飞跃中，竟被南海渔父乾坤混元掌的掌力，硬劈下江中。

南海渔父遂往四周淮扬帮徒们，眼光环扫一遍，仍面向骑鲸客说道：“老夫久绝江湖，不愿多管武林中的闲事，假如你能卖给我一个面子，老夫倒愿和你结个方外之交。老交说，老夫只是不愿多费手脚，凭你们这点微不足道的小把戏，老夫倒还没瞧在眼里，放在心上！”

骑鲸客闻言心念一动，他深知南海渔父，乃是当代武林中第一高人，早已不愿江湖，隐居起来，不问武林中的事情，今天晚上遇上他，你说现在这些人不能对付他，就是倾金狮堡所

有高手，一齐攻击，也对仍不了他。现在这一男一女，仍要被
他救走。

要是顺水推舟，赏个情面，倒还做了人情，而且江湖上都
传说，南海渔父恩怨最是分明，现在武林中杀机重重，危险四
伏，他早已感到安全可虑，深悔不该陷入这趟混水。若是卖给
南海渔父一点人情，将来武林大劫发生时，他必会照顾自己。

骑鲸客念头一转，便向南海渔父说道：“既然老前辈出面，
在下不敢有逞。”

说罢，转令将小艇集合，排成两行，撤去包围，往九江方
面退去，临走时，骑鲸客站在船头，向南每渔父抱拳一揖。

南海渔父也微笑颌首，并且朗声道：“幸领盛情，后会有
期！”

望着淮扬帮的艇队已经去远，南海渔父才回过头来，招呼
陆恒平上前。

陆恒平和燕紫心，跳上南海渔父的帆船后，上官鹤笑道：
“难得这两匹马，也经历了这场热闹，待我把它拖上船。”

南海渔父说完，走到船头，俯下身去，牵过两匹马来，那
两匹马，在水中浸了半天，又冻又惊，靠近船舷，只在喘息。

上官鹤双腿微屈，平蹲在甲板上，转头向陆恒平道：“你
注意着船，保持住平稳，让我把这两匹马，想法子提上来！”

陆恒平连忙点头应着，学着师父的姿势，凝神站在船尾；